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文粹卷二十九至三十下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許佚璋

唐文粹卷二十九

宋 姚鉉 編

表奏書疏已 揔七首

奏

尊號一

奉天論嶽號狀第二首

赦宥一

論赦書狀

舉官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府庫一

請不置瓊林大盈二庫狀

內人一

初收城論詔渾瑊取裹頭內人等狀

無濫賞二

駕幸梁州在路論百姓進瓜果請賜帛不與官二狀　已上並陸贄

論尊號狀第二首

右奧寧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為朕更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

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黄帝堯舜自生人以來君德之最神聖者也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為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目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尚自非薄降號為王厥泰德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羲皞兼皇與帝始揔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自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謟之譏得失不侔居然不辯況今

時運迍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
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
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符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
能斷自宸鑒煥發德音引咎降名深示刻責惟謙與順
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内可以應玄運上可
以齊德於曼古下可以埀法於無窮興廢典矯舊失至
明也損虚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
為稱首者達於兹義而已矣陛下何憚而不革之反欲

加冗號以受實患哉玄元之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以賤為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於鄭告於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氾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漢光武詔令上書書不得言聖史策稱之以其能損已也臣願以賤微獲承訪議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臣亦耻之是以誠發於中不復防慮忌諱赦其愚而鑑其理唯明主行焉謹奏

論赦書狀

右隱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書示臣令臣審看
可否如有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並條奏來者臣謹如
詔旨詳省再三猶懼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叅考得
失僉以為綱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不失舊用
於平昔頒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則履非常之
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自
陛下嗣承大寶志一中區窮用甲兵竭取財賦毗庶未
達於暫勞之意而怨咨已深昊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

患難繼起復以刑謫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
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
次於郊邑奔逼憂危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
此之綦今重圍雖解逋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兇滔天
潛帝者二豎又有顧瞻懷貳叛渙黨姦其流實繁不可
悉數皇輿未復國㶟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獲賞困
窮者未暇恤滯抑者未克申將欲紓多難而收羣心唯
在赦令誡言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

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禱於桑野躬自
髡剔以為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體良
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兹德音亦類
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
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弘宣暢鬱堙不可不洞開襟
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盪去瘢痕使天下之廓然一變若
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
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

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之於事事或未諭故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同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不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能信伏願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而措之無茍其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亦何可不

務罄輸衷懇伏聽聖裁謹進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今月日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薦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自揀擇不得信任諸司者臣以闇劣謬當大任果遭官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

無隱茍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情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偽繁興而直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沈退之士莫升自必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閲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故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閭舉薦之法長

吏辟署之制所以明歴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騖也昔周以伯冏為太僕命之曰慎簡乃寮罔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俱命其大官大官得自簡寮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惟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為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官闕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曁於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惟高位重職考庶官之有成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為吏部尚

書中外員品多所咨授宋朝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廓先使人謂宰相徐羡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羡之荅云黄散已下悉以委之廓猶憤恚以為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黄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簡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已上制敕命之六品以下則並旨授制敕所命者蓋吏部銓材署職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

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刋未聞常叅之官悉委宰臣揀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拾食議而重己權廢公舉而行私恵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進莫致焉任衆之道葢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始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湊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

咸熈固亦難矣臣實駑頑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懐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虚終難上報唯知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彚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為酬恩之資以此為致理之具爰初授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朝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效須加奬任者並宰臣叙議以聞其餘臺省屬僚

請委長官擇選指陳才實以狀上言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彰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其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

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為舉薦非宜復委宰臣簡擇其為崇任輔弼慱探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也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特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得其始詳慮其終始終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於素者黜其弊而黜其人事叶於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為辭夫如是則若無其人

孰敢當任責成無為而致理之道也所謂聽言廣納弘
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
不聽之於言欲辨言之真虚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
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謂
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
人之惡者必公辨為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責其實既得
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
得然後信其說奬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

言者不壅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構不辨之寃此古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卒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

害覇也任賢不能固害覇也固而不能終害覇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覇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敗覆邦家蓋以其意性險邪趣尚狄捉以沮議為出衆以自異為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也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覇況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為外議

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悉陳所犯之狀其人受賄其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於臣臣復以事考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施刑如或有辭則付法閲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阻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贓不加辨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

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
能徧諳諸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
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敭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
舉多有親故舉於君上且未絶私薦於宰臣豈肯無詐
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宜罕有不涉私謗雖
則秉鈞不一或有行情亦有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
非遠聖鑒明知令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
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

易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復委長官慎簡寮屬所簡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暗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高選孰肯徇私妄動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

暫異固非行舉頓殊豈有為長官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位則可委擇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以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官庶官擇佐寮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深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求人無易於是故選自卑遠始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寘於周行既任以事

者於是宰臣叙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内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叙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官懼曠庶官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别能否無别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寖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

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𥂕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為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輙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

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歷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啓詳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遠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痏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簡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茍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為害也不

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為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録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如何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如何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葢以君子小人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

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為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為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横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毁之虚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一至于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公言固非為已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輙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之謹奏

請不置瓊林大盈二庫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爾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地同生之

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敗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不為貪散不為廢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賦稅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於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

萌蘖於兹迨乎失邦終以餌寇禮曰貨悖而入者亦悖
而出豈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
斥遠貪饕雖内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
闈清風肅然海内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卻馬晉武焚裘
之事復見於當今矣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既屬憂
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由行殿忽覩
右廊之下牓列二庫之名矍然自驚不識所以何則天
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辛勤守戰

之效當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忘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謡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甿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内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絶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

懐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

衣食已豐而謡讟方興軍情稍沮豈不以勇夫恒性嗜

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

恬黙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

豈其殷鑑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洩其患豈徒人散而已

亦將慮有搆姦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

公共為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為心者人必咈而

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

其惡盖為人與為已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盖同利與專利異也辨察茲里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一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令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得以陛下天資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為銜

恩反過差為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能行與否爾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瑰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以必信之

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徳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揔緝棼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恡小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謹陳冐以聞謹奏

初收城論詔渾瑊取裹頭内人等狀

右德亮承旨所録散失内人名字令臣撰詔書與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荐鍾陛下思咎懼災憂人罪已屢降大號誓將更變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憤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絶岸收版蕩於横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人神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何嘗有擲棄宮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

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畿甸遠周寰瀛再役疲瘵之甿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肩願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列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為戒以居上為危以務理為憂以復言為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為號蓋是中壼末流天子之尊富有

宮掖如此等輩寔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除元惡曾未浹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送赴行在萬目閱視衆口流傳恐非所以荅慶頼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而為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奉迎神主

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緝黎蒸優問耆耋安定反側寛宥脅從宣暢鬱堙褒奬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揄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後而先則為君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古之興王必慎於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可不慎乎且散失内人已經數月既當離變之之際必為將卒所私其人若稍有知必當自來陳獻其

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悚懼必多餘孽尚繁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捨絶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邪盖知君之大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為天下固多美人何必獨在於此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切遭

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國之固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矯恃理而怠驕則縱肆其奢欲怠則厭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也不亦宜乎昔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迎於門者頷之而已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覇功管仲戒之以禮無忘於在莒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企思危固國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為書紳之規以衰衛為覆車之鑑則德為帝

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所令撰賜渾瑊詔未敢承旨伏候聖裁謹奏

駕幸梁州在路論百姓進瓜果請賜帛不與官第

一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自發洋州以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鄉宜商量得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宜慎惜理不

可輕苟輕用之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弊必大沿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必錢帛為賜足彰行幸之恩因饋酬官恐非令典謹奏

第二狀

右欽溆齎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聖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歡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宰臣

已下商量進擬與亦無妨臣愚以為信賞必罰霸王之資輕罰褻刑衰亂之漸信賞任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棼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末如之何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防戍歲增策勲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皁熏猶

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兹莫之能整當今之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為試官虛名無損於是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儻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為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忝虛實揣輕重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權專實利而不濟

之以虛名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利則誕漫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所以彰實也差品則異章服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為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為國家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勲官焉有爵號焉雖同其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受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勲散爵

號無有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廕而已以叙崇貴以勲功勞此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濟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令之員外試官頗同勲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勞者又是以酬之其為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

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且員外試官無俸
祿之資無管攝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
名以籠浮俗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
之所惜爾令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為無損於事人悟斯
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為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
事則官員有限而勲閥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欲賞
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匱固不充其費矣既
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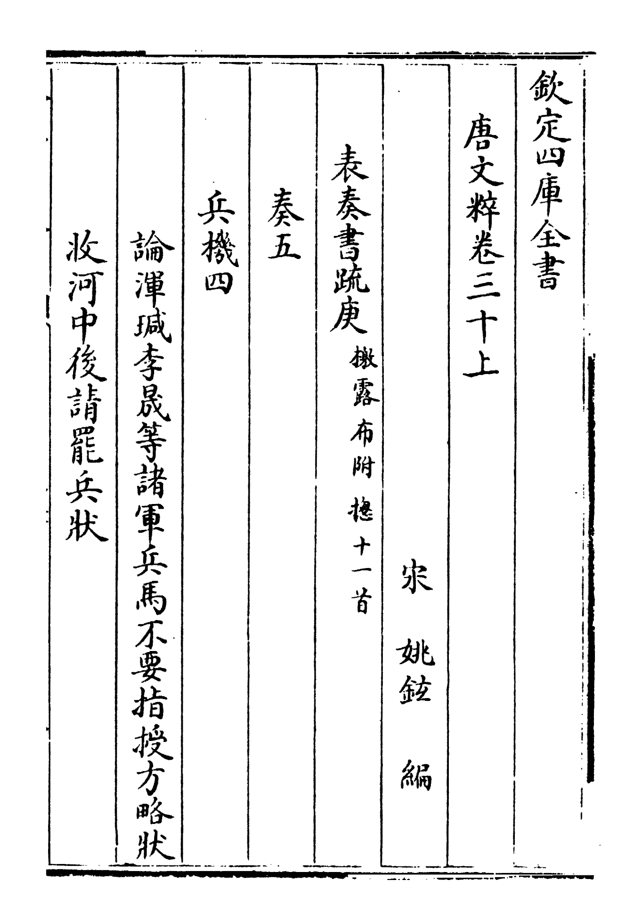
為國且植爪樹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惟在衣食假以

冗號亦奚用為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

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實何為不可固傷大猷

願留睿思少賜詳度

唐文粹卷二十九



唐文粹卷三十上

宋　姚鉉　編

表奏書疏庚 檄露布附 揔十一首

奏五

兵機四

論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不要指授方略狀

汝河中後請罷兵狀

初收城後請不誅鳳翔軍將趙貴先狀

論請不替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狀　已上並陸贄

論功一

論神兵軍大摠管狀　張說

檄一附

為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　駱賓王

露布一附

破朱泚露布　于公異

論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不要指授方略狀

陸贄

右欽溆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奏來者

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遥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勲

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慱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難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已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爲名將鋒鏑交於原野而决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晝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

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由此道也兹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冦盗充斥棄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揺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廻繚千里而遥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羣帥事無大小悉為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奸令者陛下能於

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置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叶宜徒費空言祗勞睿慮匪惟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凌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勲業由己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循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關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

言以取重深其托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㥚將自效忠兵自樂戰與夫廹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令之要契頗具於茲儻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昨日欽淑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河中事狀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淑奏來者兇梗殲盪關畿廓清實聖謨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須處置大略已附欽淑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有得之理得有喪之端故晉勝鄢陵范燮祈死吳剋勁越夫差啓殃是知禍福不可以屢空徼幸不可以常覬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

臣竊懼諂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兇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效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啓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為憂而未敢以獲福為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懲始以蓄憾而濫於含容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丈喜之討涇上瘡痛未平崇義之征漢南芟夷繼起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爲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

非不遑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莫敢自保是以抱釁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譖之交及遂乃歛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亙淮夷盪三輔而盜京邑鑾輅為之再駕行宮至於合圍于時海內大摇物情既去天命莫保於寸晷王威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杌隉艱難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窘實足寒心非有曩時熊羆翕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劒戟之利帑藏財賦之殷其

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哉

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

之長亂知急征重歛之勦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

衆率心之稔慝知蒸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

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宣敭之際聞者莫不涕流

雖或兇獷匪人亦必為之歔欷誠之動物乃至於斯懷

梟鴟以好音消祲沴為和氣由是姦回易慮黎獻歸心

假王叛換之夫削偽號以請罪觀釁首竄之將壹純誠

以効勤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兾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重霈君臣已絶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旅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喻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戎據土易化不庭陛下恥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未格於是

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于北
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于南罄國
家廩帑以贍軍悉公私廄牧以張武筭歛周於萬類徵
徭被於八荒勞已甚矣威亦盛矣既而曠日綿歲老師
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殆覆矣洎涇卒
唱亂泚戎搆災豺狼整居於禁闈猰㺄擇肉於馳道河
朔問罪之衆布路而歸宗郊伏順之師守壘不暇于斯
之亂海內沸騰儻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

間何所不為旣而悅納之儔咸自歛縮内無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闡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曾不帶芥望風款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死之流戀土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為欲以百姓之心為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

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濟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得矣聖王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家國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崛强之由内省於撫馭之失修近以來遠撿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銛鋒叛者不賔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徧毗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拏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曰

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内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爲朗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之至此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殊途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孽徒職貢曠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兵甲至今逆洪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都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世典垂訓既如彼近

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叙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則衆慝以咎已布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汗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悦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且脩臣禮其於深心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寧乗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

我則永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辭者蓋為河中之地密近王城廹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爾今若改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同惡之徒間說於新附之師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懐宿負者能不為之動心故心既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既盈則慮以脣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懸

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埶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孽息肩之後迭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為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悔之可也如其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惟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恵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恵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恵則不懐苟知夫恵之可

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茍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為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畜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不明所圖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

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汙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僭逆之罪咸與惟新蠲貸疲甿休罷戰士特徃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脅從懷懼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脅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染汙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疚焉凡在

倦若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騁信乎其罷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嫉亂之憤忍而不攄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惟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覥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

雖欲陸梁勢必不致陛下但敕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筭窮是乃狴牢之虜不由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瀆威而蔑惠捨易而即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上干憂惜在此儻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其招諭之辭詳陳

備禦之畫伏候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初收城後請不誅鳳翔軍將趙貴先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量趙貴先欲恕其罪朕朝來更問諸將皆云貴先順從朱泚即是逆人合依常刑不可寬捨衆意如此應難釋放卿宜知悉者臣愚以為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可恕陛下所議矜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據於法也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者人

主之大權臣主之道既殊通執之方亦異言皆有當體各有宜事或相較而無傷此之謂也徃以襄城告急詔令隴右發兵齊映率衆東行貴先即其部將于是軍至昭應適遇鴐幸奉天齊映馳歸鳯翔貴先獨主營幕進無揔帥退閡亂兵遂為賊泚所招紿以同迎鑾輅泚既反狀未露貴先安得勿從已受邀留遂遭刼制身縻偽職兵隷兇徒雖在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天心臣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説其於情狀頗足哀矜所

丁受責之辜惟有不能守節而死爾貴先償能死節即是忠烈之徒固獲褒旌豈資寛捨凡所議讞盖緣獄疑罪疑惟輕實編令典脅從罔治亦載聖謨況復懷光末殲希烈猶熾遭罹誘陷其類實繁今京邑初平皇猷更始乃是汚俗覲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尤宜審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恩則自新者咸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衆心既偷賊勢斯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憂苟徇匹夫之談免興億

衆之役為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曩者安史跳梁染污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無所問河朔遺孽既聞德澤之弘被且幸脅污之見原人人皆自怨尤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之按罪繼用嚴科未降之流復喜得計慶緒將消而再結思明已附而重攜浸長厲階至今為梗豈不以任法吏而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既定四方見諸將往往竊語謀反乃問張良曰為之柰何良曰陛下最恨者為誰帝曰雍齒與

我有舊而數窘我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堅矣帝用良計諸將果安皆云雍齒且侯吾屬何患蓋以圖霸王者不牽於常制安反仄者罔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貴先無雍齒之釁加戮不足威暴逆矜全可以定危疑明恕而行盛德斯在何所為慮尚勞依違微臣區區上言蓋為將來張本凡非首惡皆願從寛庶使員累之徒莫不聞風向化消姦宄誘惑之計開判亂降附之門此其大計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善矣伏惟不為

浮議所移謹奏

論請不替鳳翔節度使李楚琳狀

右欽溆奉宣聖旨李楚琳充節度在鳳翔終須别與議改有一陳奏請陳到鳳翔日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别與一官便隨朕歸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商量穩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懐永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接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

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投以
典法是宜汙瀦旣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以旄鉞又
繼之以寵榮逮至南巡頗全外順道途無壅亦有頼焉
雖爵命累加蓋非獲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縱闕君
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
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
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爲日已久負釁居位豈唯一人
以此時巡後將焉入以此撫御其誰敢懷昔漢髙僞遊

韓信見獲功臣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以至於没其
徼幸之不可為也如是陛下得不以為至誠哉議者謂
之權宜臣又未諭其理夫權宜之為義取類權衡衡者
秤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
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疑
也則就輕而避重苟非聖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
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機之難
也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天衢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

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
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為權以任
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所以
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夫以韓信才略當代莫儔
且負嫌猜已遭告訐縱之足以亂區寓除之可以安國
家幸而成擒猶謂失策當時被攻戰之害百代流詭詐
之譏況楚琳卒伍凡材廝養賤品因時擾攘得肆猖狂
非有陷堅殪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略頗同狐鼠乘夜睢

旰晨光既昇勢自跧縮今郊畿已乂武衛方嚴汧隴鎮壓於其西邠涇扼制於其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以楚琳瑣劣之資處掌中控握之地縱令蹢躅何惡能爲顧陛下姑務含弘普安反側促駕遄止録功犒勤敷肆眚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徵韋臯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勲宿望命出撼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亹芥復勞誅鋤措置得宜萬無一跌何遽過動不爲遠圖仰希睿聰試更詳慮謹奏

論神兵軍大揔管功狀

張說

右被牒奉勑責通大揔管功狀者自契丹背恩營州失守前軍喪律榆關不閞幽平鳥穫於重壍戎羯虎食於四野燕南諸城十僅存一河朔之地人挾兩端由是豺狼入於牢穽蜂蠆出於懷袖王受賑不宿孤劒先驅寇讐日深甲兵未繼于是鳩合步騎不滿三千彼衆我寡兵怯虜熾且保關守塞力猶不禦況土人弄兵轉相攻拔外名夷狄内據險隘冀州既陷勢將不已當决水之

衝飛烈火之熖逆風撲燎摧岸塞河韓白見之知其難矣王權以料敵靜而鎮下宣國恩以撫寧曉愚俗以逆順督將吏以忠義示士伍以嚴肅深籌秘於六奇潛檄通於千里滄瀛具得響援增氣幽易恒定聲威有立而又分兵井陘杜其西望引軍河漕阻此上流張虛旗於趙城設奇兵於襄國亦猶吳人潛軍於巢縣而見舟豫章漢將捷遲於武關而聲出崤澠蓋廣授以安衆多方以悞敵故能舉無遺策兵不踰時滌昴宿於妖氛拔冀

方於塗炭俾皇靈溥暢黔首昭蘇朝廷釋東顧之憂潼溢息南侵之患然後歸剽掠返流亡業窮乏賑痍傷僵暴皆掩死喪復怨賞不失勞亦無濫受罰不漏罪亦無寃人則王有大勲於是役也而又誠以奉上義以利人至忠之狀有三為善之跡有五所謂忠者一曰思致命也初戎寇方殷王乘馹赴救衆纔數騎捍敵羣醜山東父老如恃山河既而王躬擐甲胄吐誠師旅誓在盡敵以報前讐故得感激來戰決命爭勝二曰能果斷也凶

黨狂佼飛轉妖書吠堯謗舜間誘愚惑事斯蔓結滋戎人心王陰察州閭掎求魁蠹獲應賊書人耿羅漢等一十三人焚書伏罪衆而後定故得破謀殺諜悖計無施三曰誠感神也王地維近屬躬當大任所過山川鬼神之地罔不精意懇禱以請云天子聖明皇天輔德實降靈助以濟神兵幽感明祇多獲孚佑故得行師之處勝風送旗合戰之時與雲翊陣金鼓所向冰消草靡所謂善者一曰均下也飲食勞逸與將士必同二曰絜已也

徧賞有功王秋毫無受三曰詢善也國之彝典成誦在
心閲實定名必諮羣議四曰嫉惡也每戮一人親數其
罪必深加咎責使愧恥於地五曰不伐也賊平之日將
吏賀功王稱美天威惟勞士衆兢兢然若不已有也惟
聖人神武制命預授兵符惟大摠管忠善襲行克成廟
筭今者顯號年紀騰輝國籍方謂垂範雲臺勒休彝器
而杕杜遺宴甫率於犨章茅土增封殊未於宗正此壯
夫義士所以竊議而長嘆者也雖樹下不言用歸功於

明主然策勲有典何勸善於戎臣敢憑下問是用大陳其所正復州縣招撫歸降補署官僚存集流迸擒殺凶醜收獲軍實與吏士共功者具如別狀

為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　駱賓王

偽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宫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

慼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弒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

下之失望順宇内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黄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劒氣衝而南斗平喑嗚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儻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圖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

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破朱泚露布　　　　于公異

尚書兵部臣聞春司生榮秋主殺伐若終始殺伐則不能成歲功仁則順成暴則滅絶若一貫邪正則不能建大中是故春秋序行則道元和而充氣毋德刑具舉則協王道而經彝倫亂由是除兵不可去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盖欲攘削姦宼傑

乂生靈補雍熙之未洽佐聲教之不暨有以然者抑實為何伏惟皇帝陛下溥博法於乾坤貞明侔於日月陶埏六合表正萬邦揚高祖太宗之耿光奉肅宗代宗之丕烈自纂大前緒高居穆清率土承有截之風懷生無不遂之物邊鄙或聳干戈爰設有征無戰許蔡徯首領之誅陸梁背誕涇原生肘腋之變逆賊朱泚所以委身凶德假翮姦徒熒惑我生人僭賊我神器聚為起獄之物腥彼宮闈散作旬始之妖孛干躔次先皇懷柔河朔

敷佑下人録其率化之績優以登賢之禮恩澤汪濊集
凢庶之門名位薫灼加闒茸之質輿輩桀驁將馴大和
殊不知惡木生槎枿之英瘈狗吠豢牢之主頃屬鑾輿
順動郊圻駐蹕而泚乃嘯兇命醜阻兵安忍長戈指闕
流矢射天穿高墉以鼠牙毒王師以蠆尾罪踰羿浞惡
貫梟獍是以萬方憤怒九服囂騰思齒劒者投袂而興
爭淬刀者不期而會屬賊伺間釁隂貸兇謀既緩雷霆
之誅遂延晷刻之命臣是用祇承睿筭恭行天討攝衣

登壇明君臣之大義禡牙饗社假神祇之幽賛以今月
二十五日揔領師徒直趨都邑略灞滻以揚旆瞰苑囿
而下營土垈雲舒木棚林植養威蓄鋭直殄兇渠臥鼓
偃旗猶輕小利賊初凌犯已略芟夷謂其氣竭而來歸
尚敢尸居而作固敵若可縱師多奚為至二十七日會
諸將於中權召勝風於大旆未鼓而人心粗厲先庚而
軍令凝嚴各懷報國之心爭淬伏讐之刃臣知其可用
遂此長驅五月二十八日寅時華州鎮國軍節度使駱

元光商州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尚可孤本軍副元帥都知兵馬使吳詵都御候兼御史大夫邢君牙京西行營都知兵馬使檢校刑部尚書孟涉右廂兵馬使郭審全權文成神策行營商州節度都虞候彭光俊等承命於牙旗之下分麾於轅門之外將士等超乘賈勇免冑啓行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浸淫布濩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陳兵於光泰門外盡銳於神麚倉東繚垣摧以成塵滋水涸而為地左廣未離於舊壘前偏已久於

賊鋒若降於天如出於地賊將姚令言張雲等志懷傈狡言尚憑凌作忠盡謀力則不及怙亂賊義氣如有餘埶同飇馳衆若鳥集横列堅陣旁連髙岡猶張蹭蹬之鱗更舉螳螂之臂衙前兵馬使兼御史大夫王佖知衙兼刀斧將兼御史中丞史萬頃等自相約誓又合軍聲指麾而貔兕作威感激而風雲動色遂先登進擊深入合攻七擒連發而星馳兩翼旁張而雲合霜刃交先而霍爚鼉鼓騰聲而隱轔賊方土崩我乃霆擊乘其踏藉

遂至於上蘭取彼鯨鯢直通於中禁叚成諫賊之心膂既已生擒沈厚運賊之羽毛終制死命故其係頸求活投戈乞降崩騰於莽蒼之間震懾於旌麾之下臣以其雖染汚俗昔實平人推赤心以如初敷王化而如一姚令言等力扞王師退而復合惡鳥將墜尚顧危巢妖狐就擒猶守舊穴自卯以及酉來拒而復攻讙譟之聲山傾而河泄鼓鼙之氣霆建闞而雷馳屏翳發向敵之風回禄扇燎原之焰馬逸未止士怒未舒既自北而徂南竟

輿尸而折首又使決勝軍節度使工部尚書唐良臣右軍兵馬使御史大夫趙光詵義武軍兵馬使楊萬榮左步軍使孟日華馬軍將田子奇霍去傲郝覲華州左廂兵馬使馬英右先鋒兵馬使董玭神策商州節度兵馬使賈慎金左都虞候張望都等領馬步為副勢均破浪攻甚決河雖其恃武庫之五兵憑宮垣之萬雉及茲翦滅纔欲乘凌胷之鑄刃之鋒已失藩籬之固遂生擒偽署侍郎董奉中書侍郎平章事蔣鎮右僕射平章事張

光兵馬使李希倩等逆賊朱泚與同惡姚令言張芝等
輕騎走出臣已遣兵馬使李希奇追攝討即誅夷臣竊
以此賊包藏逆謀參會凶德祲氛其氣豺虎其心背先
皇亭育之恩傷陛下玄默之化漢之莽卓未有如此之
大者也或者上天之意申儆於巨唐中興之期光啓於
陛下不然何王師奮發勢無駐於建瓴醜類搶攘功有
輕於折箠猶逃密網尚返隻輪誠當盡敵之時更發追
亡之騎且稽分體未即燃臍快億兆之歎心蕩宗社之

深恥即當梟戮用申刑典今已肅清宮禁修謁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蓋宸極之所垂象列聖之所雄都神扶業業之傾天降穰穰之福不然豈免於毀圮之患崩剝之虞者哉此皆上天降鑒睿慮旁施制兵要於事先規雄圖於彀內再造可封之俗固槖不戰之功左武右文銷鋒鑄鏑澹乎華胥之夢熙然葛天之風臣謬寄台司幸當統帥乏吉甫之文武缺郄縠之詩書此皆諸將叶心羣帥宣力非臣庸績敢自矜大不勝慶忭之極謹

差其官奉露布以聞

唐文粹卷三十上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三十下

宋　姚鉉　編

制策一

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　劉　蕡

朕聞古先哲王之理也玄默無為端拱司契陶甿心以居簡凝日用於不宰立本以厚下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夐乎

其莫可及也三代令王質文迭救百偽滋熾風流寖微自漢而降足徵蓋寡朕顧惟昧道祇荷丕搆奉若謨訓不敢荒寧任賢惕勵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所未達行有所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厄災旱竟歲播殖愆時國廩罕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為諸夏之本也將以觀理而豪猾踰檢太學明教化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惰業列郡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

絶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息俗墮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理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防下以禮則格恥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理思欲究此謬蠹致之治平玆心浩然若涉淵水故前詔有司愽延羣彦佇啓宿懵㠯臻時雍子大夫皆識達古今旨在康濟造庭待問副朕虛懐必當箴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紊稽庶富之所急何術斯革乎前弊何澤斯惠乎下土何施而治古可近何道而和氣

克充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理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推此龜鏡擇乎中庸期在治闡朕將親覽

對裼衣小生沐浴齋戒伏於彤庭之下謹頓首上言皇帝陛下臣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但懐憤抑鬱思有一時之發耳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賈論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況逢陛下以至德嗣

興以大明垂照詢求過闕咨訪謨猷制詔中外舉能直言極諫者臣既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之所忌時之所禁權倖之所避諱有司之所與奪臣愚不識大體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朝有讜直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也非臣之所望也謹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理念玄默之化欲通天人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慕道之深也臣以為哲王之理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荷丕

搆而不敢荒寧奉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倿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心有所未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也在修已以先之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旱在致乎精誠廣播殖在視乎食力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

由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由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
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理之心阜財發號之歎見
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即枝葉安有難辨乎防
下以禮即格恥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則可罷斥
游隨念令煩而理鮮在乎觀察行否慱延羣彥願陛下
必納其言造庭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
賢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心勤也遂
小臣屏姦豪之志則弊革於前守陛下念康濟之方則

惠孚於下邪正之道分而理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充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之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之舞干且俱非大德之中庸未可為上聖之龜鏡又何足為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瀝肝膽為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

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始終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既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可以執契而居簡無為而不宰矣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矣又安有三代循環之弊而為巧偽滋熾之漸乎臣故曰唯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

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之計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不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以定大計邪或萬機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邪不然何宜憂而不憂者也臣以為陛下之所憂者宜憂宫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乃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

太祖兆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於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委用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其徽烈者矣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為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之略矣其所未盡善者臣得為陛下備而論之夫繼故不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以正其終也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又按春秋

閽寺殺吳子餘祭書其名春秋譏其疎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戒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揔天下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内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内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矣此宮

闈之所以將變臣謹按春秋魯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為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皇儲未建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所以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正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

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以其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凌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此海内所以將亂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以抗詞京房發憤而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耳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

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戕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莫敢盡意上洩其事則下莫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詞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為陛下言之慮陛下忽而不用之陛下忽而不用必洩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低佪鬱塞以俟陛下感悟然後盡其

啟沃耳陛下何不以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衰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理於前當理於後既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旰食之憂臣前所謂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舜之為君也而天下大治以其能任五官四岳十二牧不失

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
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強而必誅考其安危
明其取捨至秦二代漢之元成咸願措國如唐虞致身
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
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賢不遠讒佞伏惟陛下
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
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
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為王臣致時為昇平陛下

何忽而不用之耶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其惡如四凶其詐如趙高其姦如恭顯者陛下又何憚而不去之邪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廟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緒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

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者
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則陛下有子惠之
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
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為寇盜皆不
知其所以然以其自取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
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
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雖國君
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也百姓

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命慈仁者親之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補署建除卒吏召致賔客因其貨財假其氣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為牧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言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仇讎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養加以國權

兵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歛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寃痛之聲上達乎九天下入于九泉鬼神為之怨怒陰陽為之愆錯君門九重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朝夕即不幸因之以師旅繼之以凶荒臣恐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故臣所以為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耳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致使陛下行

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逹固其然也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綱紀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強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御寓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内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萬方之望誠宜揭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縁之害唯忠賢是近唯正直是任内寵便辟無所聽焉選清

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
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天下之情俾萬國歡康兆
民蘇息則心無所不達行無所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
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者臣聞德以修己教以導人脩
己也則人不勸而自至導人也則人敦行而率從是以
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
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
未從化豈不以立教之旨未盡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

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為明臣以匡時為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匡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用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不私其左右舉賢正不遺其疏遠則化浹於朝廷矣勸人以敦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於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

欲人之仁壽也在乎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
省財用省則賦歛輕賦歛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爭競
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
興焉既安矣則壽考生焉仁壽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
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薦臻四方底寧萬姓咸遂臣
前所謂救災旱在致平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
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魯文公
二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憫人之心也故僖

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無憫恤而變則成災陛下誠能有恤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殖在視乎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人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殖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游墮之徒以篤其

耕植省不急之費以贍其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其才用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考課績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道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書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故夫

官者五帝三皇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內則破律於外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間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略洎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致府兵省臺軍衛文武參掌居閑歲則橐弓力穡將有事則

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大將不主兵事止於養勲封今軍容合中宮之政戎律附内臣之職首戴武弁嫉文吏如仇讎足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紲藩臣干凌宰輔墮裂王度汩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仗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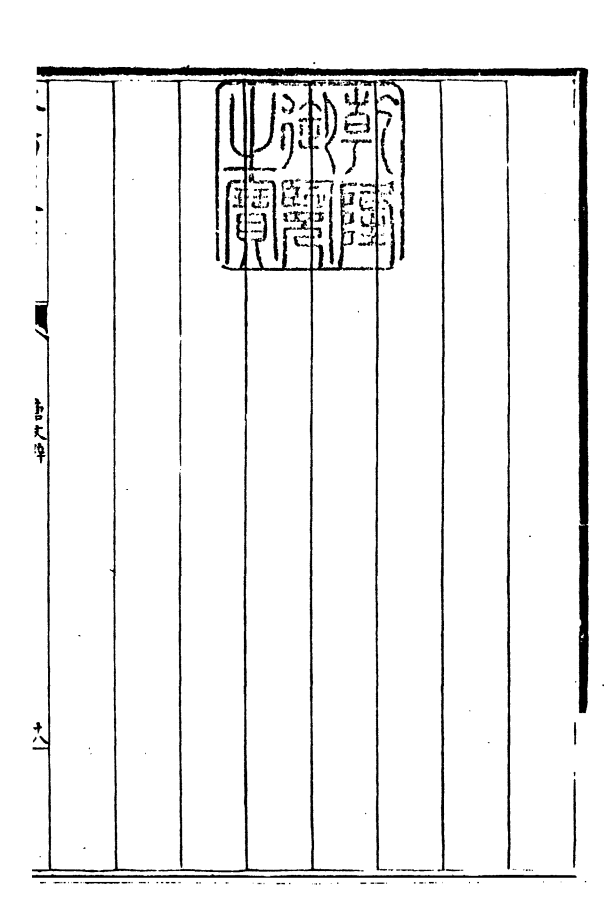
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規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于下國始天子而達于諸侯則可以制豪猾之强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墮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以國家貴其禄而賤其能先其事而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進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由授任非其人者臣以為刺史之任理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猾恩可

以惠孤寡強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有曾經戰陣及功臣子弟各請隨宜酬賞無理人之術者不當授此官則絶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請以官位爵禄制其器用車服禁人金銀珠玉錦繡彫鏤不蓄於私家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在考言而詢行也臣前所謂形恥格者在導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者已備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繁而理鮮要察其行否者臣

聞號令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繁而理鮮要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前臣所謂慱延羣彦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庭待問則小臣豈敢愛死者臣聞晁錯為漢畫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將至矣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今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於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逄死而啓殷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

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遊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為啓之哉至於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士之患條近古之理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為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廟以教人孝

養高年以教人悌育百姓以教人慈調元氣以煦育扇太和於仁壽可以逍遥而無為垂拱而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而任之使權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而任之使修分閫之寄念百度之未貞在擇庶官而任之使專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愁痛在擇長吏而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為天下教動足為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致其理哉謹對


乾隆御覽之寶

唐文粹卷三十下